



世界文學名著

真 話

費 樞 著
唐 錫 如 譯

TRUTH

By

CLYDE FITCH

Translated by

T'ANG SI JU

世界文學名著

眞

話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
(二二六四二)

世界文學名著 真話 一冊

本書定價 叁元貳角伍分

原著者 Clyde Fitch

譯述者 唐錫如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湯蔭人)

劇中人物

湯慕華寶（白葛的丈夫）

史蒂芬羅朗德（白葛的父親，華寶的丈人）

弗雷特林登（依霧林登的丈夫）

依霧林登（弗雷特林登的妻子）

白葛華寶（湯慕華寶的妻子）

勞藍弗萊柔（依霧和白葛的女友）

董尼末夫克萊史賓尼夫人（羅朗德的拼婦）

勤克士（華寶家裏的僕人）

送信的

潘金氏——不登台——（白葛的婢女）

畢來威爾特——不登台——（華寶的朋友）

喬其亞克萊登夫人——不登台——（白葛，依霧的女友）

迦茜芬——不登台——（克萊史賓尼夫人的婢女）

地點與時間

第一幕——在紐約華寶的家裏（星期四下午）

第二幕——在華寶的家裏（星期六下午剛在午餐後）

第三幕——在巴爾的瑪城羅朗德的屋裏（星期六晚上）

第四幕——在巴爾的瑪城羅朗德的屋裏（星期一早晨）

*

*

*

第一幕

在華寶夫人的家裏，一間極精緻的房間，佈置得十二分適合情調。淡灰的牆壁，嵌砌着淺碧的花線形，掛着古舊法國式的花布的棉布帘帷。房內的傢具，油漆着和牆壁全樣的色彩，掩覆着全樣顏色的花布。幾件古色的雕刻，供列在壁爐架上，牆上掛着一對十八世紀法國的名畫；在左邊是別一個壁爐架，近爐架便是一張面對着觀眾的低沙發，緊靠着低沙發的椅背，是一隻大的寫字檯，檯上放着一具電話具，一隻有臂的椅子，和一隻小桌子，放在左邊在房間的上左角，放着一具鋼琴。室內擺着幾隻小桌和茶几，在後面是四扇窗子，從那裏可以看到窗外的花園，門在左右兩邊；書籍，照片，花卉……擺在小桌和茶几上面。

一個伶俐的整潔的男僕，勤克士，引進了林登夫人和勞藍弗萊柔小姐。林登夫人穿着得

很漂亮，時式。她是一個美麗的，神經的，過分緊張的約摸三十四歲的婦人。弗萊柔小姐，恰巧相反，事實上她是一個極普通的好脾氣的這一類——善良的心揉雜着善良脾氣的意味。林登夫人是把和她在一起的任何人都會引到不快的這種婦人。可是和弗萊柔小姐在一起。恰巧可以把她的生硬的稜角磨光下去。

林夫人（走近室內中央的椅子，表出迅速的決心）你一些都不知道華賓夫人要在什麼時候回來？

僕 不知道，太太。

林夫人 她到外面吃飯去了？

僕 是的，太太。

勞（做出要走的樣子）來吧！她或許正在玩着勃利琪牌，（Bridge）要許久才能回來呢。

林夫人（盛怒底却很堅決底）我情願等到五點半。（向僕人）要是華賓夫人在那時以前回來，我們是就在這裏的。（措亂地在寫字檯上把支票簿拾了起來，向她呆視

一會，仍舊把牠摔在檯上）

僕 很好，太太。（向左邊走出）

勞（走近依霧）我的好太太，你也得把自己鎮靜一些才好哪！剛才那個人，要是他有僕人的一半的好奇心，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你是怎樣興奮着的。

林夫人 是的，不過你想想看！她已經和弗雷特差不多天天的相會，快要兩個月了。雖然她早已曉得我已經離開了他的家，她却常常還要向我假裝出她從沒有看見過他呢！（靠寫字檯邊坐下）

勞（坐在左邊）你不應該現在立刻就到這裏來的。你得等到你反覆考察你的報告以後，再把你自已冷靜一些才行。

林夫人 我是不能夠再忍耐的了！白葛她是我的最老的朋友之一個！我以前的女傭相的一個！

勞 什麼！

林夫人 不，她並沒有做過，不過她也許已經做過，要是什麼人也不來。她一定是我的次選的。

勞 或許弗雷特現今正在懇求她的憐惜吧——你是知道你的丈夫的！

林夫人（表示出一種滿不愉快的強笑）是的，我了解他，要比她了解他深得多！我所最不喜歡的就是她對於這件事的秘密。我不是早把她當做了我的患難中的心腹之交嗎！

勞 我想我曾經也是這種人吧？

林夫人 你是——另一種！不過，你不要忘掉我曾在患了歇斯迭里症的時候，我還到了白葛那裏，要求她爲我和弗雷特和解呢。

勞 你是否完完全全對她坦白地直告過呢？

林夫人 完完全全的！我告訴她那真話，並且還有許多別的話說！我告訴她，我愛弗雷特是不顧他的一切的過失的——天哪！要是一個婦人必得去尋一個沒有一些過失

的男子來愛戀——我已經請求過她的忠告了吓（慌張地立了起來，走到沙發

那面）

勞 你沒有聽信她的忠告吧。

林夫人 這沒有什麼分別！有什麼人曾經這般做過來嗎？（坐在沙發上）她應該對我忠

心而不應該在我後面向弗雷特賣弄風情的。（她把背後寫字檯上的雪茄烟匣開了，又砰的一聲闔上）

勞 或許她真的正在想把她自己的方法來和解你們呢！

林夫人 你看事情是像這樣的嗎？她昨天老實底告訴我，要是他在他的面前，她是不能夠

信記她自己的。因為她怕會失去她自己的控制力去告訴他，她是把他怎麼想的！

——在什麼時候她總有和她的一個約會，今天下午是在——依登彌灑，要是你喜歡知道的話！

勞（用那談諧的厭惡的聲調，）噁！可怕！

林夫人 是的，在他們的會客廳裏！要是說得再透澈一些！

勞 依霧！

林夫人 湯慕華寶却是這般善良！個個人都喜歡他的！（把印泥匣拿了起來，又砰的摔下）

勞 那就對啦！白葛也是很善良的。白葛愛着她自己的丈夫，她要你的丈夫做什麼呢？

林夫人 當她和他結婚的時候，她是愛着湯慕華寶的。不過那是一九〇三年的事情了！況

且白葛又常是很喜歡男子們對她表示愛慕的，不管她到底留意他們或是不會。

勞 胡扯！

林夫人 她是法國人所謂「美麗的毒蝕」——把男子們一直引上去，等到他們沉醉昏

迷底。在那時候她方始感到了恐懼和驚慌，知道是犯了罪的了！

勞 不過你講她確實是愛弗雷特呢！

林夫人 我的親愛的，像弗雷特這種含有磁性的——個男子。他是有種方法把他自己纏繞

住一個女子的。他能要纏住得多久便多久——即使當她不願意的時候——瞧

着我！我甯願把我所有的一切犧牲了去永久離開他，不過我仍舊忍不住要愛他的！

勞（她已經把她坐的椅子移近到沙發旁邊，把依霧的手輕拍着）可憐的老依霧啊！真的，當她回來了，你要怎樣進行呢？

林夫人 再給她一個告訴我真話的機會！我要立刻便問她上次和弗雷特相會是在什麼時候。

勞 不過，要是她依舊一味的胡扯，說並沒有看見他，那你就不能不擺出一副可怕的面孔，講她是在撒謊了吧。可是這樣又有什麼好處呢？

林夫人 對啦！她從來沒有承認過她已經是撒了謊，却還不斷地扯下去！我或許要向湯慕華本人控告的！（她站了起來，走到壁爐那面，她望着她走過的一張桌子上的二本蝴蝶式裝釘的書本。）

勞 那不可以！

林夫人 爲什麼不可以？我們從做小孩子的時候就是朋友。

勞 你必定不可以做的！

林夫人 我並不告發白葛的什麼可怕的事情！況且，這件事情也是爲了他的好處，同時也是爲了我的，——他是知道弗雷特的爲人的，我敢把什麼東西來賭賽，他是像我全樣的急迫，去阻止她和他的任何過分的友誼的。（走近窗邊）噓！她在這裏呢！還有一個男子伴着！

勞（立了起來，興奮地跟着她）誰？

林夫人（走到別扇窗子）我看不清楚。

勞（跟着她走到第二個窗子）我想這必定是——

林夫人 的的確確！要是她聽見我在這兒，她是無論如何不讓他進來的。（她忽然得了一個新的主見，她走到右邊的門口。）這座房子的窗子是凸出的。或許在這裏，我們能够看見那扇前門的，快些來哪！（她把勞藍拉到右邊來。）

勞 我是全都不贊成你現今的行動的。

林夫人 啊！來呀！

（他們走了出去，把門隨手關上。）

（那個僕人導進白葛和林登先生入了左邊。白葛是一個美麗的，嬌憨的，活潑的，年青的少婦，敏捷，靈活而可愛。她裝飾得極度的輕盈綺麗，十二分底適合情調。林登先生是短小的，很漂亮的和充滿了一種獨具的媚力，雖則他的品性是不怎樣特別的強固。他也穿着很時髦的衣服。他是這一種人；他的人生最大的目的便是娛樂而已。）

僕 太太，剛纔林登夫人和弗萊柔小姐在這兒等着要看你，等了許久。她們或許是已經走了。

白（把她的眉毛談諧地跳了一下，向林登先生瞟了一眼。）呃——我真是抱歉得很！
（那個僕人走了出去）

林登 嘻！險些兒給她們捉住了！

勞（走近舞台的右邊，高聲地招呼，）依霧！依霧來！

林夫人（走近舞台的右邊，高聲的，）我不願意我要照着我的方法辦去。

白（她已經聆到了話聲。她用着一種閒泰的頑皮的表情，）她們在那面呢！你想她們會已經看到了你嗎？

（他們稍微把聲音放低一些。）

林登 依霧能够把大部分的事情瞧個透穿，可是她是不能够瞧穿這座牆壁的！再會吧！

（他匆促地想立刻離開，白葛止住了他）

白 你得仍舊回來的！這是我爲什麼把你帶到我家裏來——來討論依霧的問題。這

個糾葛，已經纏得够久了，我已經找到了那個結論：你是和她全樣的應當受責的

——或許你還得多受一些。

林登 我是喜歡你給我什麼責罰的！

白 我是說的正經話，若是她要你回去，你是必得回去的。

林登 好吧，讓我先喝一杯雞尾酒再說。

白 我是認真講話哪！

林登 要是依霧跑進來把我捉牢，那我就那麼辦好了。（走開）

白（跟着他）我現在讓你出去——不過，半點鐘以後，我是望你仍舊到這裏來的。你懂得嗎？（他們向左邊走出，離開舞台）你在六點鐘就得回來吓！

林登（離開舞台距離遠一些）知道了。

（依霧從右邊興奮地撞了進來，）

林夫人 我想這是弗雷特，從窗口瞧哪！我等在這裏，怕白葛要進來。（她走近寫字檯）我要把她的眼珠挖出來！

（勞藍走了進來，走到沙發的右邊）

勞 剛纔是弗雷特林登。

林夫人 (發出種猛虎般的，一半控制的，盛怒的低啞的叫聲) 這個不要臉的小淫婦！

(白葛進來的時候，裝出驚奇了一下，她立刻面上浮出和藹來)

白 我的親愛的——這真是一個多麼愉快的驚奇吓！爲什麼勤克士不早通知我呢？今天什麼好風兒。把你們吹了來？勞藍，親愛的！

(白葛吻着勞藍，她却是淡淡地沒有什麼回答。當林登夫人走過她身旁的時候，勞藍把她的手捏了一下)

林夫人 我們聽見你進來的——我們想你是伴了什麼人——因爲我又是這般惱亂得不堪，所以我們走了進來，直等到你是獨自了的時候，要是你忙的話，不要讓我們來擾你。

白 (當白葛聽到她們並不知道弗雷特剛才在那裏的時候，她露出了安慰的神情) 啊！親愛的，不，我並不忙，我獨自回家的——你必定聽到了我和僕人說話吧。從吃完飯以後，我便一直玩着勃利琪牌